

白田文集卷之四

寶應王 巖纂

詩序

鸞嘯堂詩集序

古幽人貞士曠懷遠思若不知有人世事其有言也
幽閒寥寂放縱疎遠邈乎天地之外蕩乎煙嵐之表
蓋成其為隱者也陶彭澤之詩清遠閒澹或疑以為
枯為拙為放獨可與一丘一壑者共之信隱者之言
也若阮步兵沈醉埋名寓辭託諷此晦跡遯世之為
然其詩感慨悲涼雖藏身簡傲而不可一世之氣時

時見于言表是以有逢窮之慟也二君子結志同託
跡同而起興寄辭微不同豈各因其時與李子蘊學
工文遭世亂隱居三十年甘貧著書平生學術無所
用則託歌詩以見志其鸞嘯堂集篇草既多乃刪汰
存其至者屬余序其首余嘗一再卒讀其矩矱森嚴
根柢古法咀茹菁英而化裁變通不留古跡其樂府
高者如灣頭虎采樵曲築堤謠插秧歌諸作則漢烏
生枯魚過河泣紫歌采芝操武溪深五噫歌之類
也池中有鴛鴦則飛來雙白鵲之類也其五言古高
者如遊仙八首則嵇康郭璞遊仙之類也壯士行則

陳思白馬鮑昭薊北虞羲霍將軍之類也其他浸淫
乎漢代矣其七古高者如早春滄浪漁父則沈宋入
少密谿陸渾別業劉庭芝公子行之類也其放生馬
則少陵驄馬行嘉州赤驃馬歌之類也其荒村捕魚
飲酒咏杜等篇則皆子美歌行之類也其飛來峯紫
藤歌夸父行贈姪國宋則太白歌行之類也其五七
言律高者或為王孟或為高岑或為錢劉之類也其
五言排律高者雄深悲壯則少陵之類也五言絕則
供奉出入齊梁之類也七言絕則王江寧之類也此
皆師其意象畧其辭章其殆將兼長具美矣乎非特

隱者之言也雖然余嘗反覆其旨獨得其無事興懷
觸物生感憂深思遠篇中句表三致意焉李子高節
自好絕意世榮蓋庶幾有彭澤遺風而詩則步兵之
詠懷豈亦因乎時與李子慕松喬導引之術欲鍊精
氣以不死吾謂高節如是詩寓懷如是則繇阮陶而
學顏之操瓠簞曾之歌金石亦幾幾乎望而至何必
松喬為哉余與李子勉之

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

蘇子瞻守揚州時蘇伯固寓焉而李孝博使嶺表過之伯固相與游蜀岡送之以詩子瞻因和其韻遺墨流傳刻之于石置上方寺自公出守後六百餘年迄於今寺荒廢而碑亦零落剝蝕于頽垣敗瓦間阮亭先生理揚州到即訪斷碑拂拭讀之因和其韻刻石其間及先生擢儀部且行念此斷碑不置屬宗梅岑補葺而靈隱碩公來經營荒寺寺與碑遂還舊觀先生復偕諸子唱和為詩刻石又鏤版焉羊叔子登峴山而歎以為茲山常在而繇來賢哲登此者皆湮沒

無聞及觀浩然峴山懷古之詩永叔峴山亭記之作
俯仰感慨不勝今古之思叔子之自顧悲傷其有以
慰之矣先生憐才好士不減蘇公而文章風雅遠被
江淮不減蘇公之在揚州又西樵先生適在棣萼賔
歌因歎子由未與蜀岡巔表之詠為可惜而唱和多
今時名流如蘇公之有少游魯直文潛无咎輩而碩
公之至如了元之來自金山一時之會今古同風鳴
呼盛哉千載而下知峴山繼跡不在襄陽而先生之
詩不僅浩然五言之長文又欲追歐陽子即此一事
亦可以知其概矣余觀郡志載公此詩誤其題為同

印師游^上方觀魯公書嗟乎志之舛誤類此者不可
勝數矣非先生孰為正之

白文集 卷四
晚好齋詩存序

士不得志於時雖坎壈顛沛而所以自處必有其道
要在平其心志不以一時遭遇而窮愁感憤故其發
為言庶不以幽憂之氣洩為促數噍殺之音然難言
矣以賈傅之才困於長沙為賦弔屈原鬱紆煩悶既
而自以傷悼感賦鵬鳥其志亦可哀矣楊平通謝朓
川憤激為詩以空言賈禍豈知道者乎陶彭澤之詩
穆如清風不獨無窮愁不平而且以窮自怡使及門
於孔氏當不異洛沂詠歸之風而世徒從元熙易姓
之際推重大節而已于庭先生自放廢江湖其窮苦

失意幾於三旬九食十年一冠宜其胸懷鬱結發為
詩歌多悲憤不平之聲矣而其詩皆寬裕肉好絕無
不得志牢騷抑鬱無聊之鳴不為長沙自傷之辭不
為平通臨川取患之語進而求之其殆有味於彭澤
之詠也歟余亦今天下之窮者也先生命余序遂不
辭而為之

李璞先詩集序

余觀杜少陵詩沉鬱悲壯之氣讀者感慨流連而不能已考其所作則多得之征行遷徙間關道路之中蓋自陷賊前後更歷廊秦梓閬成都雲安夔州荆湖之間所至一寓於咏歌則其擅古今之絕調蓋亦江山遊覽之助焉余學詩以少陵為宗而不能入其室竊自歎歎吾友李璞先溫厚君子也而中有介然之志工字書合黃庭曹娥碑筆意摹倣之尤喜為歌詩自娛一時士大夫多樂與之交一日介吾弟堯夫訪余于荒寒寂寞之濱見質以詩余因以詩贈璞先方

客遊江淮之間足跡幾遍行李蕭然所至每依僧舍
亦自晦迹浮屠中風餐露宿不廢咏吟故其於山川
草木風雲鳥獸虫魚之際皆能揣其情狀述之有助
於詩也如此余生長江淮足跡不遠鄉國每思北濟
河東行濟汶考九河故道湮沒所在入燕趙都邑觀
唐宋金元以來攻戰故地取道兩河溯前古帝王宮
闕陵寢以自證其所學而母老家貧不得一往則其
為詩欲入少陵之室豈可得哉此余所以羨璞先之
遊而深自感也璞先令益貧遊亦且益遠意必將窮
盡天下名山大川以益壯其詩則充其所至以效法

少陵之沉鬱悲壯豈可量哉而余之志于遊而未遂
亦將與璞先偕行四方終當畢五嶽之願且庶幾少
陵之可學也

增益軒詩稿序

書曰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繇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余觀家國治亂而感嘆於世家巨族也夫世家巨族者與人國相維繫國之治也根幹盛而枝葉扶疏及其亂則世家與國俱盡而一二君子守貞苦節挺立冰壯腹堅之餘易所謂碩果不食也然苟於故家氣習幾微自點不矯矯風塵表則時移風易不能不稍稍通變而始終由禮好德求合天道則其所繫豈一身一家之故哉國變以來昔之膺誥券誓河山享茅土著一時煨燼烟滅當其盛也卽第連雲畫棟雕

梁耀日原田肥美園囿臺池都麗貂裘豹袖齊紈蜀
錦之服山海珍錯之饌燕姬鄭女吳歌越舞商鼎周
罇秦碑漢篆圖書古器之娛赤驥白兔犢渠盜驪之
乘門客山人書者畫者卜者相者日者獻媚爭憐稱
功諛德無所不極之快意王孫貴戚高軒大蓋連鑣
錯騎鬪雞走狗六博蹋鞠兜毬金罍之高會名娼美
妓狹邪之遊因是恐喝道路陵轢貧卑武斷鄉曲威
啟田壤屋廬金玉妻妾側目莫敢誰何若此者孰非
國家深仁厚澤世世豢養與同休戚之人也一旦家
國喪亂則相率掉臂反首忘君賣國以圖榮利者比

此然也嗚呼其不知由禮莫非以蕩陵德悖天道不
顧遂至此歟吾友青神余生肅敏公裔也肅敏公官
天順成化朝歷任兵部尚書留心邊務屢總督巡撫
延綏宣大修邊牆築敵臺為社稷名臣載在國史世
承襲任子又科第蟬聯不絕余子早補蔭官輒棄去
以文學餽于京學志用世報國不徒以世家子弟顯
其意固已遠矣不幸社屋廟墟遂隱以老而眉州曾
妣以下六塚為賊破掘骨雜荊棘中乃間關數千里
貧無訾重繭至蜀畢葬遊廣陵久客貧甚至曰不再
食然余子苦節忍飢不一通時富貴人有時貴遊揚

州或欲介紹見余子勸以出所為詩必有奇遇借以謀歸余子堅謝也于是數歲一敝冠余贈詩曰常存冠是鷗遠避軾為熊則其為人可知矣既却時貴獨與宗子子發及余交曰夕過從甚樂余三人皆棄世亦為世所棄者合志同道德業詩文磨切無虛日其古詩淵源漢魏而出入初盛唐尤深于少陵必傳無疑也在廣陵與余宗子酬唱為多夫肅敏公之族在蜀者七八十人以張獻忠之亂殺戮殆盡豈亦以世祿之故不克由禮而以蕩陵德有悖天道天亦不福歟余子守禮好德尺寸必嚴如此則矯矯風塵之表